

中國報刊廣播文集

(四)



中国报刊广播文集

(四)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1980年



目 录

-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1919.7.14)毛泽东(1)
- 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
(1919.8.5)周恩来(3)
- 再问《益世报》(1919.8.6)周恩来(7)
- 在北大记者同志会上的演说词
(1922.2.12)李大钊(8)
- 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
(1923.12.22)向警予(10)
- 新闻的侵略(1924.6.18)李大钊(13)
- 本刊与民众(1927.3.27)邹韬奋(14)
- 党报(1930.5.10)李立三(16)
- 反对本本主义(1930.5)毛泽东(18)
- 兴国调查前言(1931.1.26)毛泽东(27)
- 寻邬调查前言(1931.2.2)毛泽东(28)
- 使《红色中华》更变为群众的报纸
(1933.8.10)张闻天(30)
- 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1933.8.10)博古(31)
- 给《红色中华》百期纪念
(1933.8.10)凯丰(32)
- 《红色中华》百期的战斗纪念
(1933.8.10)李富春(34)

把《红色中华》活跃飞舞到全中国

(1933.8.10) 邓颖超(37)

论目前《红色中华》的任务

(1933.8.10) 李一氓(40)

关于我们的报纸(1933.12.1) 张闻天(43)

*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10.4) 毛泽东

* 《中国工人》发刊词(1940.2.7) 毛泽东

* 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1940.2.10) 毛泽东

提倡朴素与切实的作风(1940.2.10) 张闻天(53)

边区各地地方党报问题商榷

(1940.11) 柯 华(57)

怎样才能写好通讯(1941.1.28) 张闻天(72)

*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1941.3—4) 毛泽东

*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5) 毛泽东

宣传鼓动工作笔记(1941) 罗 迈(75)

* 整顿党的作风(1942.2.1) 毛泽东

* 反对党八股(1942.2.8) 毛泽东

怎样读报(1942.2.15) 潘梓年(97)

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4.2) 毛泽东(101)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5) 毛泽东

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1943.1.26) 乔 木(102)

加强我们党报的党性(1943.3.31) 黄 敬(105)

*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1943.6.1) 毛泽东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1943.9.1) 陆定一(109)

进一步加强党报通讯工作

(1944.4.5) 胡锡奎(119)

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

(1944.4.28) 邓拓(129)

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1944.秋) 博古(136)

对晋绥《抗战日报》的指示

(1944.12.20) 毛泽东(139)

关于部队的报纸工作(1944.12.21) 陶铸(139)

关于新闻工作的三个问题

(1945.11) 范长江(149)

人民的报纸(1946.1.11) 陆定一(154)

人人要学会写新闻(1946.9.1) 乔木(157)

《老百姓报》及其与读者的结合

(1946.9.1) 李敷仁(161)

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1946.9.5) 陆定一(171)

短些再短些(1946.9.27) 乔木(171)

当前新闻报道上的几个问题

(1947.9) 陈克寒(173)

改造我们的党报(1947.11.7) 彭真(175)

对新闻工作的意见(1947.11.26) 陈毅(177)

关于军事宣传的意见(1947.11.26) 滕代远(181)

《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批语

(1948.3.12) 毛泽东(182)

*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1948.4.2)毛泽东

关于《群众日报》工作的几个问题

(1948.9.1)习仲勋(184)

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纪略

(1948.9.12)彭 真(191)

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 (1948.10.2)刘少奇(199)

说明：文集四至六册，凡题目前有*者，请见《毛泽东选集》。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毛泽东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何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有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旱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

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二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不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教

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争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唉！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原载《湘江评论》一九一九年七月创刊号）

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①

周恩来*

外交内政的风云日急，国人的热度日减，舆论界的论调忽然也跟着消沉，这样的反比例，实在让人看着危险。国民第一步的胜利，舆论界后援总算很大，现在反“噤若寒蝉”，岂是因为“大功告成”呢，还是别有作用呢？

* 原署名：飞飞。

安福部②收买报纸，在上海已见成效，现在又要到天津来办报（见今日新闻）。《昌吉报》被砸，不怕“愈逼愈近”，竟然逼到我们眼前了。

然而国内的报纸，到底还不是没有骨气的，那没有津贴没有党派的报馆，难道就不能发挥些“正义”、“光明”的论调呢？

本报前天停版，昨天又专注意在积极的山东问题上，对于这些事情，没能够讨论。幸亏前天《南开日刊》③王石予、于鹤年两君发挥几段议论，记者可以说与他们深表同情。于君说：“我们怎样对付这报馆中的败类呢？我想最好的法子，就是宣布他们的秘密，教大家都知道鄙视他们，不买他们的报，他们还能作怪吗？”

“国民能团结起来监督政府，也是因为报纸的力量。假如报纸不天天说，国民便不十分注意，不能十分团结，外交后援也没了，政府监督也没了。”

这两段意思是很明显，然而许多的偏要做头一类的报馆，或者两类全不做，顺风倒，看着好象有意思要入前一类。唉！

中国的舆论界！中国的舆论界前途？

王君的《奉告风潮感想》文上有几句话道，“何以天津最著名的报馆，居然竟在高士宾的通电上大加批骂，而对于北政府⑤及张作霖⑥就不置一词呢？”

王君所指的是《益世报》。我对于现在的《益世报》也很有几个疑问：

一、北京《益世报》复活被收买的信息很长，并且被捕的潘君仍在狱中未出，不知潘君牺牲果为谁呀？

一、奉张吉孟⑦固然全是武人，全是粗小子，然孟的心术，究竟比张还强些，高士傒抗命固然是为他岳丈，为他自己，然而张作霖的大东三省主义、日本王，终久一下不能实现。《益世报》为什么对于安福派所促成的吉奉私争有所偏向呢？

《益世报》当果不分南北，何以这次大说特说中央⑧威信、中央命令？这个时候还替这班军阀讲威信，讲命令，真是令人莫明其妙。

一、外交到这个时候，安福派闹到这样子，我们还不赶快用我们舆论奋斗吗？《益世报》天天却扭住吉奉私斗大做题目，对于签字同山东戒严、北大生被捕⑨的事情，一字不提，并且也没有评论，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我是爱《益世报》的，当着“五四运动”后，《益世报》终算是敢于发言）。我们也很尊重它，但是总觉它没有一定目标。拿着现在现象看，我很盼望《益世报》不要让社会“回想当年”。

（原载一九一九年八月五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第三版）

注 释

①天津《益世报》，天主教会主办，曾在北京、上海、西安设有分馆。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天津，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时停刊。

②安福派就是北洋军阀的安福系，是以安福俱乐部为中心的，一批投靠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设在北京，初在安福胡同，后迁太平湖。当时北京反动政府由安福派当权，《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针对其出卖国家利益，镇压学生爱

国运动等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

③《南开日刊》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为南开学生自己办的全校性刊物。其前身为《校风》。五四运动开始后，南开学生感到《校风》周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决定将《校风》改组为《南开日刊》，表示“鼓吹同胞爱国心，唤起同胞之敌汽，大声疾呼，以追随爱国诸青年之后，是本刊之责任也。”《南开日刊》共出六十期，于八月十二日停刊，停刊时还出了一期《满六十期停刊纪念号》。

《南开日刊》在爱国宣传鼓动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④奉吉风潮，奉为奉天省（今辽宁省），吉为吉林省。吉奉风潮指奉天军阀张作霖和吉林军阀孟恩远（直系）的斗争。张欲驱孟，遂引起武装冲突。

⑤北政府，指盘踞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

⑥张作霖（1875—1928）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土匪出身。一九一六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统治东北。后来由于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矛盾，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曾杀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等。

⑦奉张吉孟，见注④

⑧中央，指北洋军阀政府。

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遭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继续进行斗争，并于五月十八日紧急会议决定，十九日一致罢课，各校纷纷组织讲演团上街讲演，复遭反动政府强力镇压。六月三日四日两天，被捕学生达千人之多，北京大学法科被反动军队占据，作为拘囚被捕学生之临时拘留所。反动军警长官对学生任意殴打、侮辱。

再 问 《益 世 报》

周恩来*

昨天我说《益世报》扭住奉吉私斗做大题目。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奉吉问题不大不关系外交，我以为现在舆论界总要有个是非。吉林兵同日本兵的冲突连日本报（二十九日大阪《朝日新闻》）都说是张作霖的密使，我们自命为不党的报纸，何以反偏张攻高呢？

再说现在的外交内政，事事危急，《益世报》负“转移社会趋向”的责任，为什么每天总拿奉吉私争一件事，纠缠不休？其余所发生比着这个大的事情，却不甚记载，移开国民的注意点，这里是否别有作用？

（原载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第三版）

* 原署名：飞飞。

在北大记者同志会上的演说词*

李大钊

我今对于我们北大同学，发起这个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刚才胡先生说新闻事业，是要研究“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不希望诸位替人家做那充篇幅的事情。我现在更希望诸位对于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这一点也特别注意。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以前新闻界，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缘故。现在我们北大同学从事新闻事业的，如此之多，将来必能“改造”“提高”新闻界。因为大学是一个最高的学府，所研究的学问，是多方面的，故由大学出身的人，必有比较的多方面的知识，或有与多方面的知识接近的机会，希望诸位同学出其所学，把新闻界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徐宝璜、胡适、李大钊都到会演讲。胡适在演说中锋芒毕露，借机把他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向新闻界兜售，再次向李大钊同志挑战。李大钊同志以朴素的语言，独创的见解，鲜明的观点，同胡适的实用主义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阐述了革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新闻记者的责任，于纪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胡先生说：“新闻宜注意活的问题，不应单讲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等死的学说。”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材料虽是死的，若是用当也未尝不可把他变成活的。譬如平日登些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人便全不注意，若当接到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那一天，把他的历史，他的学说，写出来贡献在社会上，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注意了。又如但丁的历史和他的文学，在平日登出来充篇幅，实在于一般看报的人没有多大的意味，若在去年，有为他作六百年纪念的事实那一天登出，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兴味事。又如今天高师为达尔文一百十三周年诞生的纪念，开博物展览会并讲演会，北京的报馆，若有在今日把达尔文的历史、肖像、和他的学说的概要登出来的，岂不是格外有趣吗？又如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自治团，在平时写出来，人并不十分注意，若在去年三月十八九日恰恰是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把这一段历史纪载出来，登在报上，岂不是绝好的材料吗？可见死的材料，若是随着活的事表现出来，便是活的、有趣味的材料，最好的材料。若作平日充满篇幅之用，因为他与现实的生活不相关联，于阅者亦丝毫不发生兴趣。照这样子做去，一切的科学知识，都可以觅得机会，利用一种活的事实，输入给大家。例如新疆、甘肃发生地震，我们便去访问地质学家，太阳忽然现出红光，我们便去访问天文学家，某种政治问题发生，我们便去访问政治学家，请他就此事实为学理上的说明。此外如有各国学者来华，亦当随时访问，叩其意见，以转为介绍于社会。这是新闻界对社会灌输知识的职分与方法，这点诸位要注意的。

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但是现在新闻界，遇着“督军的举动”，或“阔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几版，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社会上很大的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这是旧习惯未退尽的一个最大的表现，也就是新闻界的一个大缺点，这一点也希望诸位同学注意。

我们北大同学，在新闻界的人，发生这样一个团体，是一件很有关系的事。胡先生说，不希望主张必定一致，希望人人能发挥个性固适不错。但是有了这个团体，总可以借此情谊，立在同一的、知识的水平线上，常有机会来交换各人不同的意见。遇有国民的运动发生时，我们总可以定一大目标，共同进行，以尽指导群众，而为国民的宣传的责任。敬祝北大新闻同志会的进展无涯！

（原载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四日《晨报》）

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

向警予

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同为二十世纪——新时代的产物。因为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到了二十世纪才具备。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虽然并为世界最近待解决的两

个大问题，而妇女全般的真正彻底的解放，却必在劳动解放亦即人类总解放之后。因此我们知道妇女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而妇女解放也决不是鼠目寸光的仅仅注射于妇女本身，单做妇女运动所能办到的。

女权运动在欧洲各国唇焦舌敝的宣传，焦头烂额的奋斗，不知经过了多少年载，然而结果仅仅得着比以前妇女较高之地位，揆之“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原则，还是相差很远。异军特起的俄罗斯妇女，于欧美女权运动的程式之外，另辟一条革命的途径。一旦劳农政府成功了，伊们居然不动声色地骤然跻于“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地位，这是欧美妇女温和请愿，激烈抗争，魂祈梦祷亘一世纪而不能得的，就这两件事对照玩味，便可显然明白于妇女解放究竟是在怎样的天国，妇女运动究竟是应采怎样的方式了。

开始萌芽的中国妇女运动固然幼稚得可怜，然而这种状况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一般人的所谓中国妇女特别不觉悟，特别不努力，乃是农业社会宗法社会必然的反映。试看全中国妇女的大多数，是过的农村的生活，“三从四德”、“相夫教子”不用说是伊们的天经地义；次多数过的是太太奶奶的生活，伊们的丈夫尽是官僚、军人、学者、教员、商人、买办……伊们都可以在其丈夫的广大的翅膀下偷生过活；至于因生活鞭策感觉到独立自营的必要的只有最少的一部。知识技能完全缺乏的编入劳动的队伍；知识技能稍有基础的不得不挤进男子独占的职业界，而参政运动也未尝不是由此而起，客观的物质条件如此，中国妇女运动的幼稚可怜又何足怪。但同时我们要知道这样的物质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难”的叹声既已普遍了全国，妇女解放的